



## 致妈妈的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

见信好！

因受疫情影响，我已有三年之久没有看望过您，甚是想念！因为远嫁，我不能经常携儿女承欢您膝下，心中有愧！好在现代社会科技发达，电话或视频还可以不时问候一声，知道您一切安好，心才安然。

从我结婚到现在，已经13年了。因为远嫁，爸爸有生之年只来过三次，结婚来一次，生老大来一次，最后一次就是新房子修好之后来一次。三次加在一起都不超过20天。

记得爸爸2008年第一次来两溪村失望的样子，那时候的两溪村是个落后且十分贫穷的小山村，爸爸对这里的评价是这个山旮旯里能有什么前途，连打个电话都没有信号，居住环境也差，更别说小洋楼了。那时候爸爸是动了带我回安徽的心思，但看着准婆家人及周边邻居的淳朴，以及我的坚决，七尺男儿把话憋在肚子的同时也把眼泪憋在了肚子里。

第二次是2010年和您一起来两溪村看望您刚出生的外孙女，那时候两溪村较2008年稍有变化，村道已是水泥路，山边已建信号塔，路边上的住户比2018年的多了几户。卫生环境不是很理想。可能是因为孩子已经出生的缘故，您虽对这个贫穷的小山村不满意，但也没说什么，只是和爸爸去走访了几户亲戚，拜托他们照顾远嫁的我。而后交待我们好好努力以后争取在上海上班的地方买一套房子。

第三次是2015年春节，我们搬新家的第一个春节。那时候很多住户已从山脚下搬至村道边，住户的集中显得人气旺些，居住环境已有大改善。旅游的地方已经不仅仅是天门山、天子山、黄龙洞了，家门口的大峡谷、五雷山、万福温泉、朝阳地缝等也非常有名。我的新家也是按城里的商品房设计的，厨房、餐厅、客厅、卧室、厕所都是一体式的，住起来不仅方便更是宽敞明亮。爸爸也是那时候对我所嫁的乡村有了新的认识，那时候小姨小姨父也随爸爸、弟弟一起过来了，他们半开玩笑地说，这地方山清水秀的，以后老了也要到这里来住。

您第二次来我们家的时候是2016年12月我生双胞胎的时候，因弟媳也是才生二宝不久，爸爸留在杭州照顾弟第一家，您只身前来照顾月子中的我。因为是双胞胎，加上还有一个7岁的老大，所以当时都围着几个孩子转了，我们母女并没有深入交流，也不知道您当时的看法。反正您没有再提及在上海或杭州买房子之事，应该是认可了我所在的小山村，认可了我所嫁的家庭以及所嫁之人了吧！

2018年时，我带孩子去杭州看你们，跟你们诉说我所生活的两溪村的变化，我看到了爸爸眼中的憧憬。对于城市生活我想爸爸更喜欢农村的纯朴与自然。当时爸爸还在上班，说等明年他不上班了，就去两溪村住上几个月。无奈暑假还没有过完，爸爸就查出了胃癌，当时我和弟弟都一门心思地想着胃癌不是晚期尽快给爸爸动手术，手术很成功，术后爸爸身体确实也恢复得不错。爸爸跟您说他想来我家住一段时间，当时您觉得我三个孩子都还小，双胞胎才一岁多一点，而爸爸术后需少食多餐，不能吃硬食也不能多食，您怕我沒时间照顾他，怕给我添麻烦，让爸爸明年再来我家住。谁知爸爸在第二次化疗中支撑不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还未能看一眼我们已加宽、亮化的村道，我们新建的村部及村部的健身器材，未能看一眼我们村城镇化的小超市，未能看一眼我们村溪沟河堤的修建，未能看一眼我们村产业的发展。爸爸还完全没体会到两溪村生活的巨变，就匆匆地离开了我们。没能陪爸在村里住上一段日子，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在爸爸去世的当时我曾恨过您，认为是您的阻挠才造就这样的遗憾，事后想想自己是何等地幼稚不懂事，您怀着一切为了儿女的心却被儿女不理解，当时的您该是多么地伤心。在此，我要跟你珍重地道歉：对不起，妈妈，女儿让您受委屈了！

妈妈，您已近60岁了，可以放下身上的担子放松一下了。对于我和弟弟来说，您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担忧，真的没有人指望您挣钱。我们都只希望您活得健康，活得开心。

我想邀请您来村里小住，再来看看这里的青山绿水。带您游览这里的名胜古迹，感受这里的人文风俗。现在的两溪村，无论从居住环境还是生活水平，抑或是基础设施，都已经远超我们安徽的老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这里，到处都是绿水青山，金山银山。如果安徽老家的亲戚们要过来，您就不要再阻拦，陪着他们一起。我不再惧怕他们会笑话我住在这山旮旯里了。这山旮旯从未被国家遗忘，也在高速发展。妈妈，如果您来长住，相信您也会永久地爱上这里。

妈妈，还有一件事要告诉您，我以后可能都不会出去打工了。因为我现在在村委上班。我很喜欢这份工作，离家近，可以实实在在地帮忙乡亲们。这一定也是您乐见的。

最后，祝妈妈身体健康，永远幸福快乐。

爱您的女儿：海燕  
2021年4月14日

## 一声战友，一世兄弟

龙建雄

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班长一般是指兵龄比自己老一些的战友，一日班长，终生兄长。

我有许多班长，但从行政管理权来说，只有黄福才和孙策两个，因为我当战士就在他们当班长的班里头。

记住班长有很多种方式，最经典的是不打招呼。

黄福才班长是我的新兵班长。

我入伍是在战友文化打是疼、骂是爱盛行的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武汉市江夏区那个叫花山吴的山沟里，黄班长用眼睛瞪着我。

你还动！手指并拢！边说边脱下训帽，示意性地准备给我一小抽。

我赶紧开闪。

唉哟喂，还敢躲？他明显被我激怒，表现出很生气的样子，准备继续给我另一抽。

新兵蛋子的我，见这阵势，条件反射式地立刻开跑。

我在新兵训练场足足跑开了几百米，他也足足追了几百米。

那时我瘦，跑步十分麻溜。我边跑边想，他追上也只是训我，追不上，那可就要挨重训了。而且万一班长们联合起来训我，那就真就是完蛋了。

我忽然间就清醒了过来，于是慢下脚步停住。背上被班长狠狠地抽了两帽子。武汉的腊冬，穿大棉袄，不算痛。但后来据战友说，当时我演得很痛很痛。

前几年老部队八一建军节大聚会，站在6号、7号仓库之间的草坪上，我向黄班长求证他要狠狠训我的动机。他始终不承认有这么一回事。只一个劲乐呵呵地说：当年对你不严格，有我们现在的龙上校吗！

黄班长说话的声音有些铿锵，还带有一丝的骄傲。随后，他转过身去，高声招呼着我们那一届新兵时所有的老班长们，来来来，我们和这个新兵蛋子照张相！我推辞着不肯站中间，但最终还是被老班长们让在了C位。

对于这件事，从那时候发生起，我就一点点也没记黄班长的仇。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有时，在办公室一个人独自想起当年黄班长追我的情形，仍然会愉快地偷着乐，觉得非常有意思。

孙策班长是我下连队后在通信班的班长。

孙班长属大爱型，他对我就像对待自己的亲弟弟一样。他对每一个士兵都这样。他的茶叶，大家都可以随便泡；他从家乡带来的海南特产，伙儿们都可以随意享用。最感人的是，在那个电话联系靠中继一站一站联通的年代，他会想尽办法让有女朋友的战士们保持着与对方断续而持久的联络，那时，我们营部电话总机总共也就两个外来信道。

孙班长话不多，管理上很有条理。他总是把班里要做的工作分配得恰到好处，总是嘱咐我多点时间去复习功课，总是忠告我酒要一口一口慢慢喝，我现在很多良好习惯都是那时孙班长督导养成的。

他退伍后，我接了他的班长岗位。隔年我考上军校，我激动地把第一个电话便是打给了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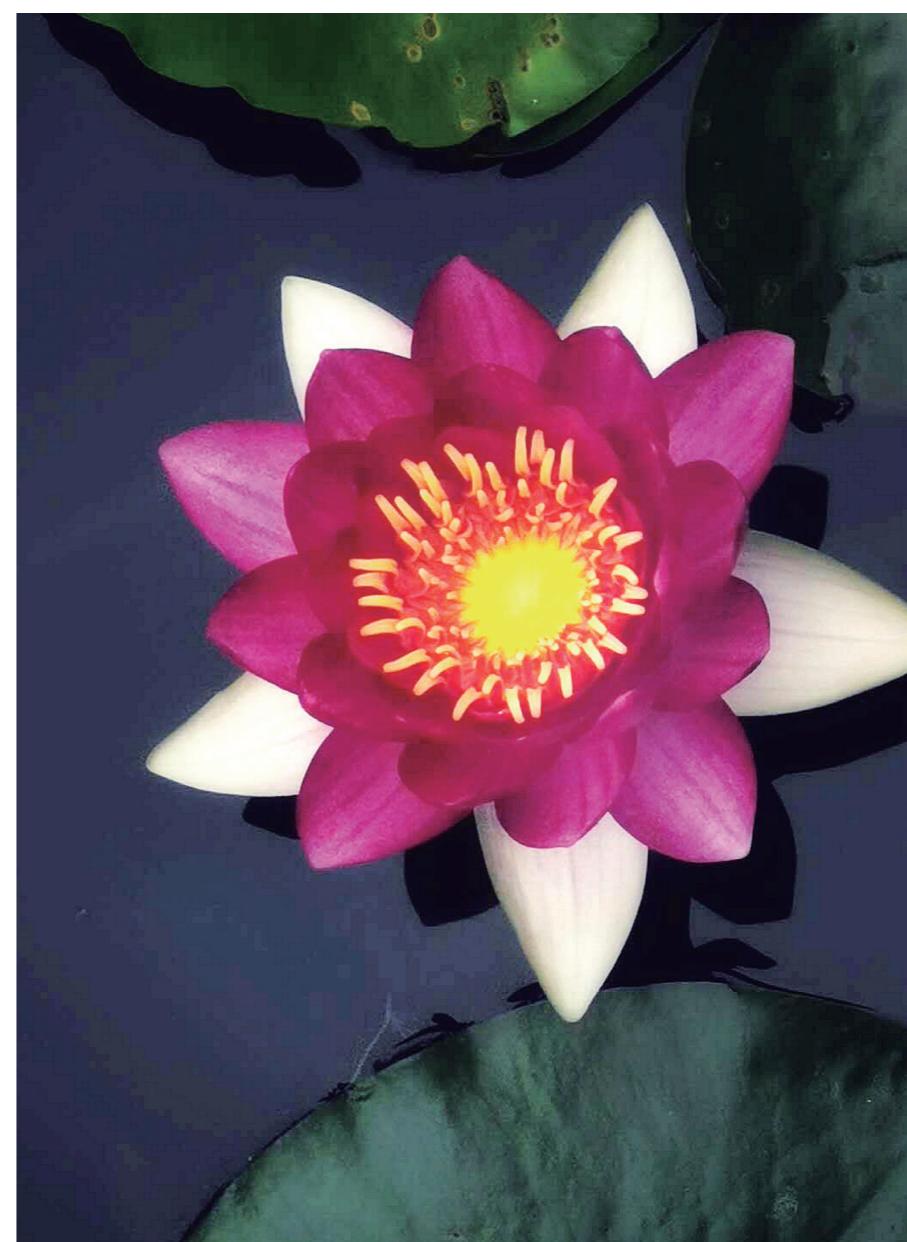
黄班长和孙班长同是海南三亚天涯人，一起的还有董常文、李平等小伙伴们。这些年，每去三亚出差，我都要挤出时间去看看他们，和他们喝口茶，聊一聊属于我们之间永不厌烦的往事。他们对我，总是暖心地给予、恰当地提醒、真诚地祝福。他们会拎来家里刚摘的时令水果、刚上岸的海鲜，嘱咐着我带回广州捎给我的家人。

曾经学着做过一件很佛系的事，便是逐次删减手机里基本不用的电话号码，删除没有印象的陌生名字，删掉许久不曾联系的过客，甚至是八杆子打不着的远亲。剩到最后，我却十分舍不得删掉手机里的每一位战友，哪怕后来自来好多年压根儿就不曾联系过。那些年，那些挨过的所谓班长打骂体罚，包括掩护战友躲在厕所里抽烟而一起受罚的囧事，都早已不重要。把他们的名字保存在手机里，就好似他们还和我在一起一样，一个号码也舍不得删掉。

战友们和我在同一支部队，时间有先后，但交会的情感却至真至纯，亲如兄弟。这一点，是许多未曾当过兵的人所不能体会的。我的班长们现在分布在河北、湖北、广东惠州、广州芳村、花都、增城，还有海南三亚等多个地方，手机微信里建起来的战友群，时常会在某个传统佳节，还有某个周末十分热闹。

又是一年八一建军节，又有思念涌上心头。

一声战友，一世兄弟。



玉莲吐芳 汤青 摄

## 眼见的实与不实

张勇

有句常用俗语，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是形容不要轻信传闻，看到的才是事实。听来的传闻是靠不住的，亲眼看到才算是真实的。是谓亲眼看见的比听说的要真实可靠。生活中，有些事物，若非亲见，而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见闻，是无法理解也无法相信的。

有一则历史故事流传已久：王安石做了宰相之后，作为一个德高望重的前辈，经常会有各地慕名而寄来的诗文，请他做点评。有一天，他随手拿到了来自广东一位秀才的一首诗：彩蝶双起舞，蚕虫树上鸣。看到这里，默默点头称赞，虽说描写的景象平淡无奇，但用了拟人的手法，一下子生动了起来。然而后面两句却让他大跌眼镜：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

王安石想：这明月怎么能叫呢？拟人也不能瞎拟啊！还有黄犬卧花心？哪找的这么大的花！于是王安石不禁暗笑起来：这糊涂秀才，能中举才怪咧！让我改它一改。说起来，王安石喜欢改诗尤其是同辈的诗也是出了名的。手起笔落，将后两句改成了明月当空照，黄犬卧花荫。

世事无常，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被迫辞去宰相职务。彼时无官一身轻，就跑到各地去游山玩水。刚好来到了广东潮州。当天晚上，明月当空，花香扑鼻，他便来到住所后的花园赏月。一会儿，来了一位老人，王安石邀他一起赏月。老人说：不成不成，我这还有活要干呢，这大月亮的黄犬都在花心上躺着的，赶紧抓去。王安石一脸疑惑：这话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便随同去看。老人抓来了一只黄色的小毛虫。原来，这虫子就叫黄犬虫，月明之夜会爬到花心里面，啃食花朵。老人是这里的花匠，这会儿专门来除虫的。正在王安石借着月光仔细观摩那名为黄犬的毛毛虫时，天空上突然传来婉转悦耳的鸟叫声。他就更加疑惑了，嗨呀，这鸟在晚上是不叫的啊！便请教老人。老人说：这是我们广东特有的稀罕的鸟，常在晚上鸣叫，特别是月明时叫得最起劲，我们这叫明月鸟。

王安石突然想起来哪里听着耳熟了，这可不就是明月当空叫，黄犬卧花心嘛！以前改完人家的诗还觉得人家傻，明明就是自己见识的少啊！

香港作家蔡澜回忆自己小时候，父亲说他曾看到一个榴莲有面盆那么大。他不相信，说：哪有这种事？长大后四处走，在泰国曼谷果然看到一颗大如面盆的榴莲，才知道父亲讲的都是真的，意识到见闻的实在太少。但是在没有亲眼见到以前，还以为父亲在讲笑话。有一次，蔡先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乡下，看到一个村民蹲在地上，他面前摆着一个香蕉，有三尺长。他用刀子把上面那层皮剥去一半，露出白肉，用汤匙挖起，送入口中。他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大的香蕉，马上照样买了一条来吃。肉很香甜，不过咯的一声咬到硬物，吐出来一看，是香蕉的种子，足有胡椒粒一样大小。于是，一面吃一面吐，最后竟吐到地上黑掉。走过南美洲的香蕉园，看到树上一串串的黄熟大蕉，所有的香蕉居然都是向上翘的，而其他地方的香蕉是往下垂。印度的香蕉只有大拇指一样大，是他吃过的最甜的一种。剥皮时，不是由上往下撕，而是向外团圆转着拉，像拆开雪糕筒的纸张，其皮极薄，似透明。蔡澜的朋友听了都不信，也说：哪有这种事？他笑着不答。反正是真是假，有一天你们看到了便知道。

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尤其我们每个人视野都有局限，认识都有盲区，所以在一些特定的时候，亲眼所见也未必真实。孔子说：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

孔子为什么会说出这样一段话，也是自己亲身经验的总结。孔子周游列国，被困陈、蔡之间，有七天都没有吃饭了，饥饿难耐，只能躺在床上等待。后来颜回想办法讨回一些米煮饭。当饭煮到快熟时，孔子路过，远远看见颜回竟然饥不择食地用手抓饭吃。孔子还是比较尊重人性，所以故意装作没有看见。当颜回来请孔子吃饭时，孔子编了个瞎话：我梦到祖先了，应该把这些清洁的食物先祭祀他们。颜回忙说：

不行！（因为祭祀先祖是不可以被吃的饭）孔子稍感宽慰，心想，颜回这家毕竟是大弟子，虽然偷吃，但是敢于承认错误。可是接下来的话就让孔子无地自容了。颜回说：都是我烹饪技术不娴熟，刚才开锅，热气太猛，把屋顶的灰尘给冲下来，有灰尘掉到锅子里了，我扒了出来，扔掉总不太好，所以自己吃掉了。

不亲见，只是道听途说，难免失之偏颇。即便亲眼所见，尚且未必真实，这就警示我们，不要凭简单的见闻轻易下结论，一定要多方面调查了解，全面把握，才更有可能接近事实的真相。

## 鲁园微风

陈启辉

一组诗

等你，像风一样路过我的世界  
桐花在轻风里摇曳  
那随风漫溢的清香里  
幽微的是你的气息

月儿在薄霭里闪熠  
那破暮而来的辉煌里  
凝结的是你的眼眉

晚风在耳鬓边呢语  
仿佛在告诉我你的消息  
一句又一句，细细密密

我将身体一次次伏低  
我想与泥土化为一体  
当你悄悄的脚步移动  
我就能感受到你一步一步的敲击

我与每一棵绿草相拥  
我想化为小草脚下的泥  
当你细密的汗珠落下  
我就能浸润在你的气息里

我把一杯清茶温得小心翼翼  
我在园子里坐得忐忑而游离  
我的目光在园门处逡巡  
我在等待，你的身影  
在这微微的晚风里袅袅而来  
在下一刻，或者久远的朝与夕

在鲁园，追寻沉水歌吟

黄沙刚刚散去  
我们看见了彼此  
像是刚刚遇见  
像是已等待千年

你是踏着湖湘的歌吟而来吗？  
你是乘着沅澧的兰香而来吗？  
你是伴着麓山的书声而来吗？  
你是佩着洞庭的芙蓉而来吗？

你说，你已穿越万里江山千年风雨  
你说，你已走过洞庭波光汀洲杜若  
你说，你已遍历巴山布谷蓝溪泉鸣  
你说，你已看尽王府繁华锣小巷

清晨，在湘江边打马而过  
我听见木叶的歌吟，渺渺着凤凰山的箫音  
晌午，在沅江中潮流而上  
我听见薜荔的絮语，婵媛着蓝渡的深情  
傍晚，在凉水井席地而坐  
我看雪中的云彩，辉映着边城的霞  
静夜，在洞庭湖摇舟远行  
我看月上的仙子，袅袅着沅水的清澄

在黄沙散尽的微风中，我们彼此凝视  
我已看尽百草繁花  
我想拂去凡世的尘埃  
为你戴上凤冠霞帔  
让璀璨星河见证我们的呢喃

在微风熏染的鲁园里，我们彼此凝视  
我已遍历时光浩荡  
我想歌尽满腔的爱与梦  
与你攀援成银杏的模样  
让满地黄叶成就彼此的风华

布谷，叫醒每一天的温暖

布谷在晨风里一声声呼唤  
我听见布谷藏满心腹的想念  
是在想念麓山的郁郁树荫吗？  
是在怀想洞庭的粼粼波光吗？

布谷在晚霞里一声声呼唤  
我看布谷噙满双眸的故事  
是在诉说湘西的缱绻往事吗？  
是在倾诉沅水的岸芷汀兰吗？

布谷在鲁园的树梢声声呼唤  
将过往的故事和悲伤  
说给无情人来听  
道给有情人品

布谷在麓山的风中声声呼唤  
把心中的热爱和梦想  
说给不懂的人听  
道给懂你的人品

湘江的晚风在我耳边一缕缕抚摸  
我要向每一缕风许愿  
我愿与你踏遍远方山河  
遇见，爱恋，是我今生的欢喜

长沙的灯火从我眼中一盏盏掠过  
我想与每一盏灯问候  
我想同你静守一盏灯的温暖  
静心，观心，沉醉在这欢喜里

